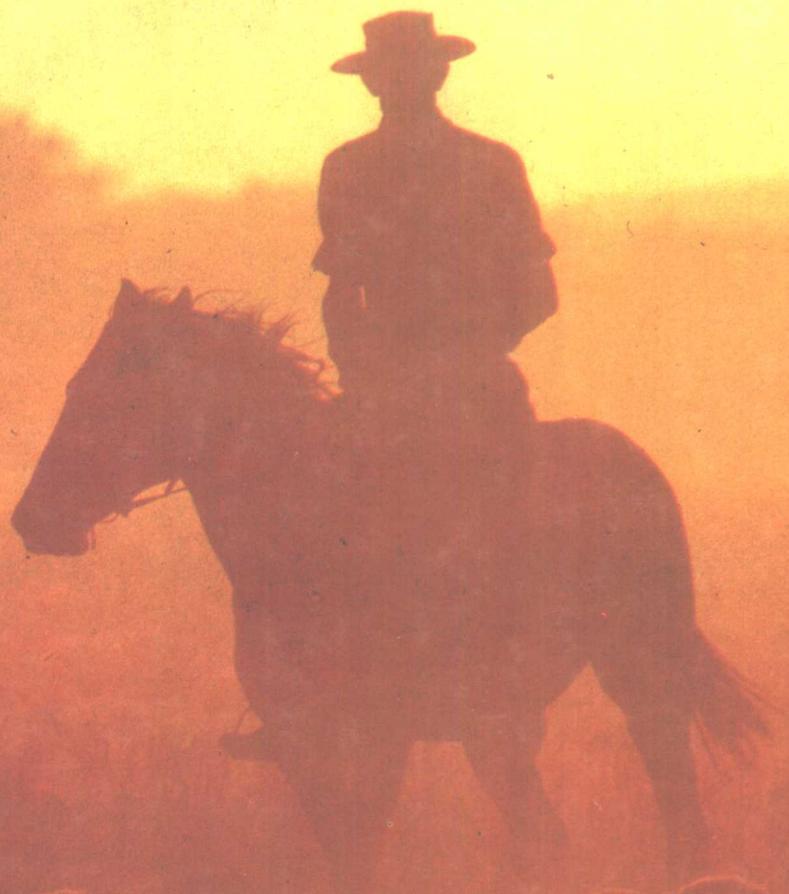


胡文仲 著



A Chinese Perspective  
on Australian Literature

# 澳大利亚文学论集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5 号

澳大利亚文学论集

胡文仲 著

\* \*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

北京外国语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6 印张 132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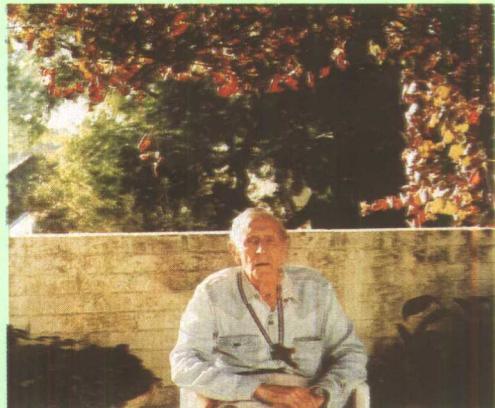
\* \* \*

ISBN 7-5600-0938-7  
H·506

定价：8.80 元



1. 作者 1980 年访问  
怀特合影



2. 怀特 1989 年在他  
家的后花园内



3. 作者 1984 年与小说家  
马鲁夫合影



4. (由左至右) 周思、  
庄绎传、霍尔、佩奇  
及本书作者 1988 年  
于北京



5. (由左至右) 诗人默瑞、  
佩奇夫人、诗人佩奇  
及戈尔德 1993 年于坎培拉



6. 剧作家布佐 1984 年  
在他的住宅前

# 前　　言

1979—1981年我在悉尼大学读了两年澳大利亚文学，从此我就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80年到1994年我在文学杂志和学术会议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大部分发表在国内，有一部分刊载于国外的杂志。从内容上看，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的评论，一类是对作家的访问记，一类是书评，最后一类是对于澳大利亚文学教学的探讨和对于澳大利亚文学翻译的初步调查。由于我的偏爱，主要部分是对于小说和戏剧的评论，对于诗歌评论甚少，实际上，澳大利亚颇有一些优秀的诗人和作品值得介绍。

在评论中涉及到众多的作家，有些只是三言两语，简单提及，但关于帕特里克·怀特本人及其作品的却占了大约一半的篇幅，这固然是因为我对于怀特的作品有较多的兴趣，和他又有过一段交往，但更重要的是怀特在澳大利亚文学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小说和戏剧创作中将现代派的手法和澳大利亚的特殊环境结合起来，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怀特时代”。正是由于怀特和其他一些作家的努力，澳大利亚的文坛出现了生机勃勃的局面。

在将文章收入集子时，没有作实质性的改动，只是个别文字作了一些修正，译名予以统一。有的事实虽已与今天有出入（例如某个作家的作品数量），但为了忠实地写文章时的情况并未作更改。由于文章写作时间前后相隔十几年，因此对于同一作家或作品我在看法上也有些变化，在结集时原则上予以保留。

国内澳大利亚文学研究进展很快，成果累累，除了翻译作品，评论集亦开始出现，我愿以拙著就教于同行。

胡文仲  
于北京外国语大学

# 目 录

前言 .....	I
悉尼来信 .....	1
介绍怀特——一位有特色的澳大利亚作家 .....	9
初访怀特 .....	20
再访怀特 .....	26
忆怀特 .....	33
非凡的历程 .....	43
文苑一瞥 .....	50
澳洲文坛巡礼 .....	53
澳大利亚短篇小说琐谈 .....	61
访墨尔本作家华登与莫里逊 .....	64
剧坛三代人 .....	69
一部“澳味”浓郁的新派剧作 .....	75
《牛津澳大利亚文学史》评介 .....	78
《怀特传》的成就与不足 .....	83

(以下论文系用英文撰写)

澳洲作家及其环境 .....	93
论怀特写作风格 .....	101
怀特的艺术与政治 .....	126
我所了解的怀特 .....	137
神话与现实：对怀特评论的再思考 .....	146
对澳大利亚文学教学的探讨 .....	167
澳大利亚文学翻译调查 .....	174

## Table of Contents

Forward .....	I
Letter from Sydney (1980) .....	1
Patrick White—An Individual Australian Writer (1982) .....	9
My First Meeting with Patrick White (1982) .....	20
Again with Patrick (1985) .....	26
Reminiscences of Patrick White (1992) .....	33
An Unusual Journey—On <i>Voss</i> (1990) .....	43
Notes on Current Australian Writing (1984).....	50
Impressions of David Malouf and Shirley Hazzard (1985) .....	53
On Australian Short Stories (1990) .....	61
My Meetings with Judah Waten and John Morrison (1984) ...	64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Playwrights (1989) .....	69
An Avant-garde Play with Australian Flavour (1987) .....	75
On <i>The Oxford History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i> (1982) .....	78
On <i>Patrick White: A Life</i> (1992) .....	83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Australian Environment (1990).....	93
On Patrick White's Style (1980) .....	101
Patrick White's Art and Politics (1992) .....	126
The White I Know (1994) .....	137
The Myth and the Facts—A Reconsideration of Australia's Critical Reception of Patrick White (1994) .....	146
A Modest Attempt: Teaching Australian Literature in China (1982) .....	167
A Survey of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ustralian Literature (1989) .....	174

# 悉尼来信<sup>①</sup>

××同志：

来信收到了。您要我介绍一下澳大利亚文学的情况，可惜我所知有限，只能为您画一个轮廓而已。

澳大利亚文学通常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1) 殖民地时期(1788—1880)。这个时期的作品多出自英国移民中的作家之手，以英国文学的模式套澳大利亚的现实。作品表现的是英国人眼中的澳大利亚，往往投合英国人的喜好。

2) 民族主义时期(1880—1920)。这是澳大利亚政治上从殖民地转变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期。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这一时期，环绕着《公报》杂志(*The Bulletin*)有一批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作家和诗人，包括亨利·劳森(Henry Lawson, 1867—1922)、约瑟夫·弗菲(Joseph Furphy, 1843—1912)、安德鲁·巴顿·帕特逊(Andrew Barton Paterson, 1864—1941)等。他们主张澳文学应有自己的特点，并应在创作中加以体现。

3) 现代时期(1920— )。两次大战之间文学精品较少，五十年代以后文学创作趋向活跃。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期有进一步发展，涌现出一批青年作家。

## 澳大利亚的诗歌

以成就而论，澳大利亚文学中的诗歌、小说胜过戏剧。诗人中

---

① 原载《外国文学》1980年第4期。

当首推霍普 (A. D. Hope, 1907— )。他很早就开始写诗,但他的第一本诗集直到 1955 年才出版。霍普早期的作品属讽刺诗,有讽刺诗人之称。实际上,他诗作的题材范围宽广。布鲁斯·金 (Bruce King) 在 1979 年最后一期《西旺尼评论》( *Sewanee Review* ) 上专门介绍了霍普的诗,称霍普为当代一位主要诗人,很可能最近二三十年来英语国家中最优秀的诗人。从四十年代起,霍普和澳大利亚另一位诗人詹姆士·麦考利 (James McAuley, 1917—1976)一起力主在诗歌方面做一番改革,排除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摆脱时髦流派的影响,将澳诗人的想象力和欧洲文艺传统结合起来。这两个人既是诗人,又是评论家,在大学里亦占有重要位置,因此对澳大利亚诗歌的发展方向有相当大的影响。澳诗在形式和语言方面近似英诗。当代诗人中朱迪丝·赖特 (Judith Wright, 1915— )、肯尼思·斯莱瑟 (Kenneth Slessor, 1901—1971)、道格拉斯·斯图尔特 (Douglas Stewart, 1913—1985) 虽然风格各不相同,在诗的形式方面却都属于传统派。莱斯·莫瑞 (Les Murray, 1938— ) 则有所不同。澳评论界以往对于“九十年代”的帕特逊评价甚高,实际上他主要是搜集和创作民歌、歌谣。与其同时代的克里斯托夫·布里南 (Christopher Brennan, 1870—1932) 过去似乎不受评论家重视,当前则有一些学者专门研究他的诗,对他重新评价,指出他是澳大利亚诗人中欧洲传统根底最深的一位,他的诗达到很高的境界。澳诗的趋于保守,从澳文学史上一段小故事可以看出。麦克斯·哈里斯 (Max Harris, 1921— ) 于 1941 年在阿得雷德市创办诗刊《愤怒的企鹅》( *Angry Penguins* ), 自任主编,提倡先锋派诗歌。1944 年麦考利和另一位年青诗人合写了一首“新诗”,诡称系二十五岁的汽车修理工厄恩·迈利 (Ern Malley) 遗作,投寄该刊。哈里斯喜出望外,热情赞颂,在该刊秋季号上予以发表。几周之后,麦考利将真相在报上披露,原来他们为了抗议澳诗在内容和形式方面日益堕落,反对以《愤怒的企鹅》为代表的文学风尚,故意用了一个下午拼凑此

诗，以揭露这派诗人缺乏起码的判断能力。此事不仅在澳文艺界掀起轩然大波，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一夜之间，厄恩·迈利成为最著名的澳大利亚诗人，而哈里斯却处于狼狈的境地。此后不久，法院以该刊物中有“不正当的内容”为由传讯哈里斯，并课以五英镑罚金。麦考利此举客观上影响了文艺上的探索，使得澳年轻诗人视文学尝试为畏途，而澳诗则更加拘于传统了。

## 澳大利亚的小说

澳大利亚小说家中最著名者为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 1912—1990）。他生于伦敦，长在悉尼，受教育则主要在英国。1935年他自剑桥大学毕业后，辗转在国外十四年之久。1937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1939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幸福谷》（*Happy Valley*），此后陆续出版9部小说，2本短篇小说集，4个剧本。197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成为当今国际上著名的小说家。怀特作品的主题多是描述个人与社会格格不入，人的孤独与痛苦等。风格上则独树一帜，一反澳文学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传统。他批评澳小说是“新闻体现现实主义平淡无奇的产物”。但是，诗人、评论家霍普对怀特也很看不惯。他在1956年6月16日发表在《悉尼先驱晨报》上的一篇书评中写道：“怀特先生作为一位小说家有三个灾难性的缺点：他知道的太多；讲述的太多；议论的太多……（‘He knows too much, he tells too much, he talks too much...’）不管开始读时多么有趣，读下去总会厌烦，感到痛苦，以致最后头脑麻木。”对于怀特的风格他也大加抨击，称之为“没有文化的词汇垃圾”。这样说自然未免有些尖刻，但由此也可看出怀特风格确非一般，小说家中受怀特影响较深的是伦道夫·斯托（Randolph Stow, 1935—），他出版过六部小说，四本诗集。他的小说多以澳大利亚西部为背景。他目前侨居英国，去年曾获得怀特文学奖金。与斯托同年的托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是一位

多产作家，写过十四部小说，三个剧本。小说情节不少取自历史题材，例如最近出版的《南军》(*Confederates*)取材于美国南北战争，被英国《新小说》(*New Fiction*)杂志列为1979年最优秀小说之一，予以推荐。基尼利出书虽快，但写作态度严肃。他所写的《杰米的歌声》(*The Chant of Jimmy Blacksmith*)讲述十九世纪末叶一个混血土著青年杰米的悲惨遭遇。此书前年拍成电影，上座率远远超过其它澳大利亚影片。大卫·爱尔兰(David Ireland, 1927— )的第五部小说《玻璃舟》(*The Glass Canoe*)，1976年出版后，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因为它写法奇特，内容也不同寻常。每一两页或两三页即成一章，故事似断似续，头绪繁多，可却是以出没于悉尼一家酒馆的一群流氓为中心而展开。此外，弗兰克·穆尔豪斯(Frank Moorhouse, 1938— )和大卫·马鲁夫(David Malouf, 1934— )也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作家。总的来说五十年代以来不少小说无论在题材或形式上都与十九世纪澳大利亚还处于殖民地时期的小说迥然不同。当时的小说写法多属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题材限于流放囚徒的遭遇、绿林好汉行劫、淘金热潮等等。本世纪初的女作家亨·汉·理查逊(H. H. Richardson, 1870—1946)写过几部长篇小说，个别评论家认为她的地位仅次于怀特。

澳长篇小说在十九世纪杰出作品甚少，但短篇小说却颇有建树。劳森的短篇小说具有鲜明的特色，多数取材于远离城市，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的农村。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而且充满幽默。如《牧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刻画出一个在丈夫离家后生活极其孤独的农村妇女的形象。为了怕蛇咬伤孩子，她手握木棒，整夜守候在旁。小说通过倒叙将这位妇女坚韧、机智、勇敢的品质展现在读者面前。生活虽然艰辛，但人物却不颓丧。全篇读来生气盎然，幽默情节引人发笑。劳森本人在农村时间虽然短暂，但能抓住澳大利亚景色和人物的特点，有的评论家将劳森誉为“澳大利亚的良心”。他二十五岁时已经为人所知，之后的十年是他创作的

全盛时期，再往后他的作品菁芜夹杂，就远不如前了。晚年酗酒，家庭生活不幸，自己又坐过牢。1916年经朋友多方设法，才在灌溉区谋了一个差事，糊口度日，于1922年逝世。在悉尼市中心附近有劳森的铜像，许多城市有“劳森公园”、“劳森大街”、“劳森饭店”、“劳森书店”等等。最近还上映了根据劳森短篇小说改编的电视片。澳人民对劳森本人及其作品的喜爱由此可见。

当代短篇小说家除怀特外，要数哈尔·波特（Hal Porter, 1911—1984）。波特出版过三部小说，也写过不少诗。他对语言的运用十分精辟。早期作品辞藻过于花哨，斧凿之痕比比皆是。但总的说来，他的作品，尤其是成熟作品，用词方面是有别于其他人而自成一体的。此外，早期的万斯·帕尔默（Vance Palmer, 1885—1959）不仅是五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而且是一位评论家，一位在澳文艺界中曾经很有影响的人物。彼得·考恩（Peter Cowan, 1914—）除了写短篇小说外，也写过长篇作品。

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在澳文艺界是一个活跃时期。反对越南战争的声浪冲破了南大陆的平静，文学创作上也有强烈的反响。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家象穆尔豪斯，迈克尔·威尔丁（Michael Wilding, 1942—），默里·贝尔（Murray Bail, 1941—），彼得·凯里（Peter Carey, 1943—），莫里斯·卢瑞（Morris Lurie, 1938—）等都在创作中探索新的形式，表现新的内容。除卢瑞外，这些作家都住在悉尼近郊巴尔曼区（Balmain），因此又有“巴尔曼派”之称。这派作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突破澳短篇小说的传统，对于人物刻画和社会环境不十分重视，而把故事的形式和文体风格放在首位。在内容方面，主要表现城市生活。贝尔的一篇短篇小说题目与劳森半个多世纪以前所写的一篇相同，也是《牧人的妻子》（*The Drover's Wife*），但内容不仅两样，形式也迥异。故事以谈澳著名画家拉赛尔·德赖兹德尔（Russell Drysdale）的一幅画《牧人的妻子》开始：“这幅画的标题可能是弄错了，不过这也无关紧要。画上的那位妇女不是‘牧人的妻子’，

她是我的妻子。我们如今已不见面。……总有三十年了吧。”然后讲述他妻子海赛尔 (Hazel) 怎样离家出走与一个牧人结合等等。另一篇的题目是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讲的却是一个英国女人和一个巴基斯坦画家的恋爱经过。巴尔曼派作家目前虽都还在继续写作,但象七十年代初期那样的作品已不多见。

## 澳大利亚的戏剧和电影

戏剧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历史较短。主要剧作家有大卫·威廉逊 (David Williamson), 所作《北游》轰动一时,此外还有亚历克斯·布佐 (Alex Buzo, 1944— ), 杰克·希伯德 (Jack Hibberd, 1940— ) 等。剧院上演的澳大利亚戏剧近十年来不断增加。“澳大利亚演出组” (the Australian Performing Group) 是六十年代中期以墨尔本大学为基地发展起来的。悉尼有两个主要剧团,一是尼姆罗德剧院 (Nimrod Theatre), 演出澳剧已有十年历史。另一个是悉尼剧团 (Sydney Theatre Company), 不久前改组,明确提出演出节目“应反映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

电影的发展可分为两个时期。在 1901 至 1920 年间, 澳电影发展迅速, 共发行近二百部影片。之后进入萧条时期。二次大战后, 美、英电影公司通过所谓与澳合拍影片的方式控制了澳电影业。六十年代以来, 澳电影又渐有起色。1975 到 1977 年共拍故事片 45 部, 但质量大都低劣, 有的影评家认为三分之二以上的影片都是失败的。1978 年拍摄的故事片《新闻战线》 (*Newsfront*) 描述五十年代两家新闻制片厂之间的激烈竞争。影片中穿插了许多珍贵的新闻资料, 导演手法有新颖独到之处, 不仅在国内获得多项头等奖, 票房收入甚丰, 在国外也获了奖。去年下半年已在美放映。

## 澳大利亚的文艺评论

文艺评论刊物最早出现的是《公报》，创办人是阿奇博尔德 (J. H. Archibald, 1856—1919)。文艺评论家斯梯芬思 (A. G. Stephens, 1865—1933) 曾任该刊文学评论专栏“红页”(the Red Page) 主编，发表过不少精辟的评论文章，为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工作，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文艺界无人不知 A.G.S. 这位活动家。《公报》目前仍在出版，但内容编排已有了很大变化，类似美国的《新闻周刊》。主要内容是新闻、政治评论等。今年是该刊创刊一百周年，目前正在举行各种庆祝活动。1939 年创刊的《南风》(Southerly) 和 1940 年开始出版的《密安津》(Meanjin) 在评论界影响较大。《南风》以悉尼为中心，评论限于澳大利亚作品，而《密安津》原创办于布里斯班 (Meanjin 一词在土著语言中即指布里斯班)，1959 年迁到墨尔本，无论作品或评论文章都不限于本国，但近年来也着力于发展澳大利亚文学，对欧美文学评论相对减少。1954 年创办的《陆路》(Overland) 政治上偏左，1958 年与澳共“现实主义作家小组”脱离关系之后，在编辑方针上愈益接近《密安津》。1965 年创立的《四分仪》(Quadrant) 主编是诗人麦考利，政治倾向属于右翼。1963 年开始在布里斯班出版的《澳大利亚文学研究》(Australian Literary Studies)，双季刊，专门刊登评论澳文学的文章，不登诗歌、短篇小说等作品。此外，几家大报在周末一期也登载一些新书介绍，书评、剧评、影评等。

澳文学评论界经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作品。早在 1856 年就有评论家提出作品中不应过分突出所谓“澳大利亚性”。随后就出现所谓“民族主义派”(Nationalists) 与“国际主义派”(Internationalists) 之分；“地方派”(Localists) 与“普遍派”(Universalists) 之分。与此相联系又有“绝对标准”与

“相对标准”以及所谓“双重标准”问题。从理论上说，所有评论家都认为作品应有普遍意义，但在评价一部作品时则往往涉及有无澳大利亚特点的问题。一方认为反映澳大利亚特点者为上乘、另一方则认为摆脱开所谓澳大利亚特点的作品才是优秀作品。有的评论家认为对澳作家的作品与对英、美作家作品应一律看待，不应使用双重标准。但有的评论家认为，澳大利亚人对于澳自己的作品的感受肯定与其它国家的读者不同，不可能真正运用绝对标准。有的强调作品应具有民族特点，反映民族感情；有的则认为过于强调民族特点会使作家眼界狭隘。这些问题在评论界翻来覆去已经争论过多次，直到今天也还未能真正解决。但已经不象上个世纪那样引人注目了。有的评论家提出，作品应由各民族按自己特点来创作，然后由所有民族共同欣赏，企图以此公式统一民族特点和共同标准。霍普则认为关键在于澳目前尚缺乏真正杰出的作品，因此不易衡量其它作品；有了主峰，次峰的高度才能估计。有人提出独立的澳大利亚文学传统的问题，但一经提出就遭到批评，理由是澳大利亚传统是整个欧洲传统，尤其是英国文化传统的延伸和发展，独立于欧洲传统之外的“澳大利亚传统”既无可能，也不必要。

这类争论并非只见于澳大利亚。当年美国出现过类似的问题，今天在加拿大、新西兰也存在同样的争论。好在这类争论并未影响文艺创作在这些国家的发展。

从第一条囚犯船开进杰克逊港距今不过一百九十年，澳建国则还不足八十个春秋。论人口，建国时不足三百五十万，今年统计也只有一千四百万。以此为出发点考虑、衡量澳文艺，评论家一般都认为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展望前景，是令人鼓舞的。

# 介绍怀特——一位有特色的澳大利亚作家<sup>①</sup>

帕特里克·怀特于1912年出生在英国。父亲是澳大利亚农场主，母亲也出身于富有的农场主家庭。怀特出生时他的父母正在欧洲旅行。年底，当怀特满半岁时，被带回到了澳大利亚。他在悉尼郊区度过了童年。怀特自幼喜爱文学，九岁时阅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深深为其中生动的情节所吸引。他从小就抑制不住创作欲望的冲动，凭着幼稚的想象力，写出了剧本《墨西哥大盗》(*Mexican Bandits*)。

怀特十三岁时被他的母亲送到英国去读中学。她和当时大部分澳大利亚人一样，认为英国的一切都是优越的，只有在英国中学才能受到最好的教育。怀特十七岁时再次回到澳洲，在牧场度过了两年，但是人们始终把他看作是一个“外国人”。在此期间他写了三本小说，都被出版商退了回来，年轻的怀特那时在精神上受到多么沉重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怀特1932年再次去英国。他在剑桥大学皇家学院读现代语言，广泛接触德国和法国文学。假期，他经常到欧洲大陆旅行。他喜爱文学，尤其喜爱戏剧，他一度曾经希望成为演员。怀特的大学教育和在欧洲的旅行无疑对他后来的文艺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学毕业后，怀特决定留在英国正式开始他的写作生涯。他依靠父亲的接济得以维持生活。他结识了抽象派画家德迈斯特，

---

① 原载《世界文学》1982年第3期。

在艺术观上受到他强烈的影响。怀特不止一次说过他是通过绘画和音乐学会写作的。他的小说《活体解剖者》(The Vivisector)讲述的是一个有才华的画家的创作道路,其中有许多章节具体地描写了画家构思、绘画的过程,情景真切,怀特本人当画家的夙愿在小说中得到表现。

怀特在1939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幸福谷》(Happy Valley),两年后又出版《生者与死者》(The Living and the Dead)。后者是一部描写兄妹二人在动荡的三十年代走上不同道路的小说,从写法上深受乔伊斯意识流的影响。题材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结尾是妹妹在闻知他的爱人琼·巴纳特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中牺牲后,立即决定去前线接替他的工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怀特在英国皇家空军情报部工作,被派到中东,负责检查军人往来信件。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希腊军官曼诺力·拉司卡瑞斯。曼诺力自此之后四十年一直是怀特最亲密的朋友。怀特认为是曼诺力使得他在生活中找到了方向。

北非的荒凉沙漠使他回忆起祖国——澳大利亚。1948年,他的第三部小说《姨母的故事》(The Aunt's Story)出版的那一年,他回到悉尼郊区定居下来。他和曼诺力买下一个农场,开始经营农牧业。《姨母的故事》虽然在美国得到好评,在澳大利亚却反应冷淡。怀特十分沮丧,他几乎没有勇气再拿起笔来,但是,不写作生活岂不失去了意义?他终于又开始了创作。

从五十到六十年代是怀特创作的高潮时期。1955年出版《人树》(The Tree of Man)、1957年《沃斯》(Voss)、1961年《乘战车的人们》(Riders in the Chariot)、1964年短篇小说集《烧伤的人》(The Burnt Ones)、1965年《四个剧本》(Four Plays)、1966年《坚实的曼陀罗》(The Solid Mandala)。七十年代又发表了三部小说、一部短篇小说集。1980年出版小说《特莱庞的爱情》(The Twyborn Affairs),去年出版自传《镜中疵斑》。在近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活中,他的创作记录应该说是十分可观的:共著有十一部小